

刘云若
著



旧巷斜陽

(上)

團結出版社

旧巷斜阳 (上)

JIUXIANG XIEYANG

刘云荪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巷斜阳/刘云若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7.7

(民国百部小说经典)

ISBN 978-7-80214-315-9

I.旧… II.刘… III.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9372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010)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 (出版社) 65244790@tjpress.com (投诉)

65133603@tjpress.com (购书) 65228880@tjpress.com (投稿)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装订: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本: 170×230 (毫米) 1/16 开

印张: 46.75

字数: 863 千字

印数: 5000

版次: 2007 年 8 月 第一版

印次: 2007 年 8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80214-315-9/I·139

定价: 68.00 元(上、下)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作者原序

《旧巷斜阳》将要出版了，书局方面请我作一篇序，这是应该作的。然而我感觉没什么话说，因为本书在报端刊载的期间，已有许多读者为之批评讨论，一切微言大义，差不多都被他们诸公说尽，所以轮到我说时，就只剩下畸零琐碎的东西了。

幽默杂志论语社有一条社章，是“不说自己文章不好”。这是对的。卖瓜的谁肯说瓜苦呢？但是我觉得自说瓜苦，固然违心；自夸瓜甜，也该打嘴，为避免违心与打嘴，只可仅卖而不吆喝。这是我自己的社章。但为自己的书作序，好像也是吆喝之一种，这又遇了困难。吆喝瓜甜，打嘴之外，还怕脸红；吆喝瓜苦，书局血本有关，必不赞成。无可奈何，只好抛开书的本身不谈，而只夸这《旧巷斜阳》是一部……在我一切作品中……比较最有好运的书。

这小说最先刊于本市《银线画报》，只写了半年有余，便遇到当局取缔报纸，我写稿的报社，有四家废刊，也就是四篇小说遭到“永远续稿未到”的命运。但是和我有十年友谊的《天风报》，却得改为画报，社长沙大风先生力图振作，要我把四篇中断的稿，全行移刊天风。我认为无此先例，无此情理，而且四篇之中，有两篇我自己也以为无须续撰，只《旧巷斜阳》和《续小扬州志》还有完成价值，但是我在天风原写着一篇《情海归帆》，一报之上，刊载一人的三篇作品，虽或有吸收之效，却未免遗垄断之讥，就请大风任选一篇去，和《情海归帆》配对。我的意思，以为《小扬州志》因有前集行世，较受读者注意，而且“旧巷”在当时初起烟灶，主角璞玉尚未崭露头角，而“小扬州”中的主角，却写得悲惨深刻，布局也颇费过心思，所以主张他用《小扬州志》。哪知大风经考虑商量，过两天再来，竟选择了《旧巷斜阳》。这就好比两个女子同年待嫁，而“旧巷”先有了婆家，这是她的初步幸运。

稍迟之后，《小扬州志》也有了主儿，于是两篇小说中的故事，一同向前发展。最妙的是两篇中的主角，都有着极度悲惨的命运，在我自己，感觉着《小扬州志》的主角，比“旧巷”的主角璞玉，写得更为曲折紧张，更容易得人同情。但任她宛转呻吟而没人理睬，好似落到阴山背后，而“旧巷”主角璞玉，竟会引起了如许的善心人的惦念，除报端讨论文字不计，居然有些先生、太太生了幻觉，把她当作真的活人，直接间接，对我作拯拔她的交涉。最可笑的是，有几位资产阶级的太太，竟使用贿赂手段，倘然在去岁年底能叫璞玉脱离苦海，我足可过个很肥的新年，连拙荆也许落一套日月团花袄，山河地理裙，可惜一时掉不转笔头，以致失却发小财的机会。反而因璞玉受了许多委屈，先生、太太、小姐们，把我挤出游宴团体，厉行绝交，宣付惩戒，或是写信斥骂，电话恫吓，以及吃饭合谋灌酒，打牌暗算输钱，又有若干人联名警告，限期救出璞玉，若再逾限，将全体拒看我写小说的报纸。真使我惊讶，璞玉何以人缘如此之佳？势力如此之大？她虽在书中受苦，然而能有这样际遇，可谓不虚此生。就因为她有这样的人缘势力，所以我至今写到她的切实归宿，一般关心礼教的先生，很多通函主张，使璞玉重归盲夫，宁可落寞以终，也要为世道人心之功。我很想接受。但顾虑着另一面对她溺爱过深的慈善家们不能允许，故而尚在踌躇难决，几乎愁白了头发；真不知璞玉前世何修，今生何幸，得到这般幸运。

于此，璞玉的幸运，已泽及《旧巷斜阳》，使她博得较多的读者，更希望她再把幸福分给发行的书局……

末了，还有需要向读者道歉的，鄙人文债见积，日少暇略，兹编匆促出版，未及切实整理，情节参差，字句讹误之处，当然难免，惟祈读者特别垂谅，异日得暇，当尽力补过盖愆，以报我十余年来的旧知己老饭东也。

又此次本书出版，因去岁遭水，存稿遗失，无法寻觅，几致停顿。幸蒙刘蓬岛、陈季珊二君，热心相助，慨然以旧存合订本见赐，始得完成；又有于在泐老弟代为奔走搜罗，热忱同为可感，谨于此敬致谢意。

目 录

上部

- 第 一 回 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
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 1
- 第 二 回 小楼花月夜叱燕嗔莺
大道战争场拗莲捣麝 18
- 第 三 回 碧巷骋双车香尘迷路
红楼窥半面止水生波 49
- 第 四 回 转怨即为恩难为人面
将离翻乍合莫问骊歌 82
- 第 五 回 一唱荒鸡覆巢悲燕子
重寻故辙薄命认桃花 109
- 第 六 回 花终坠溷北里别幽明
絮已沾泥东风还上下 139
- 第 七 回 市井畸人买春挥涕泪
烟花恶蠹争霸战玄黄 164
- 第 八 回 魔窟幻沧桑蛾眉历劫
羊车追落絮鸿爪留泥 193
- 第 九 回 乔木故家赤凤调飞燕
好春疑梦梨花聘海棠 217

第 十 回	隔水撷芙蓉东风有意 登仙伴鸡犬中馈无心	251
第 十 一 回	白发见花羞掌珠暗寄 青楼回梦冷玉笛初闻	280
第 十 二 回	柳暗花明云端排雁阵 蛛丝马迹山外送琴声	309
第 十 三 回	陋巷问残花凄凉夜话 高轩遇大户邂逅交期	342
第 十 四 回	肝胆出风尘蛾眉脱劫 姻缘怀故剑侠骨盟心	366

下部

第 十 五 回	月来云破恩冤了一生 水断刀抽功罪疑千古	389
第 十 六 回	飞鸟有高心狂风吹落 全牛无近目妙绪偷传	413
第 十 七 回	得失幻须臾拾金不昧 去来成往事倚玉难期	437
第 十 八 回	人面依稀旧曲翻新怨 花开造次小白间长红	454
第 十 九 回	转绿回黄旧盟圆墓上 看朱成碧别调起琴边	482
第 二 十 回	无风起絮历乱舞春烟 止水流花徘徊疑月影	507
第二十一回	薄情挥痛泪怨转成恩 至性幻痴心星恩替月	527

第二十二回	白发心孤殷勤寄怜女 红鸾星动宛转赋宜家	550
第二十三回	老妓脱风尘繁华一梦 新人投水月绮绪三生	565
第二十四回	空原是色明镜照鸳鸯 梦也能真锦衾收涕泪	584
第二十五回	黄衫义重一拜岂酬恩 白水风高万言难却聘	616
第二十六回	烽火警良宵弦僵锦瑟 残雪思旧岫泪洒红丝	625
第二十七回	重逢冤业得宝漫成歌 绝念音尘寻芳宁有意	651
第二十八回	悔过知非佳人敦琴瑟 杀机肇祸君子远庖厨	675
第二十九回	回首百年身天刑有赦 樱心终世恨尘梦难醒	698
第三十回	无福鸳鸯天荒寻住迹 有情离别旧巷剩斜阳	721

第一回

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 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

话说在这正是深秋的清晨，料峭寒风，似乎比冬天还冷，有钱的人向来对气候变化很少感觉，此际身眠锦帐，怀拥美人，自然不会知道这初寒的滋味。只有一般需要工作的穷人，清早行在街上，把这冷风全部接受，他们不只因为尚着单衣，身上觉冷，而且想到寒衣尚陷于质铺之中，不知是否有拯拔出来的希望。再想天公已下了第一道警告，暗示转瞬便是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一道道的催命符，相继而来，这无情的严冬，将要如何度过？想起去年所受苦楚，连心里都冷起来。在这时候，凡是穷人，几乎个个有这感想。

但有一个地方，虽然居民一样的穷，但心里不但不一样的冷，而且特别的倒发了狂热。这地方在城西南大道的贫民窟里，有条大酒缸胡同，短短的小巷，窄得几乎不能两人并行。巷内约有七八家人家，都是土房，内中只路西有一座较大的房子，房顶上盖着碎瓦，墙上涂着青灰，虽也颓败不堪，但因是巷中独一无二的灰瓦房，在一群土房中，就显得鹤立鸡群，大有贵族气概。不单表面如此，实际住在这灰瓦房里的人，也较为贵族化。这巷中因完全住的是贫民，照例房租按天缴纳。土房每天只十五枚铜元，灰瓦房一天却要二十八枚，由此可见两种房户的身份，竟相差一倍了。我这作书的有些势利眼，觉得那土房中人不值得一谈，才专把笔墨伺候这灰瓦房中人物。

这院中共有七个单间小屋，在院子中央秽土积成的小山周围，却只放着六具作做用的行灶，可以表明只住有六家人家。但并非有一间空间，而立院中称为首户的厨师黄三，因为在一家中学堂里包饭，进项很多，就独占了北面向阳的两间房子。在黄三旁边的一间，是卖鲜花的赵大头夫妇住。东面两间，一间住着个拉洋车的鼻子王，一间住着马寡妇。这鼻子王因为鼻子太大，所以绰号叫大鼻子，但不知怎的被人把

“大”字省去，简称鼻子。他原在一家公馆当差，因和一个女仆勾搭上了，被主人看破，双双被辞。二人就赁房同居，鼻子王改行拉车，养活他的姘头。至于那马寡妇，却是一家小康人家的媳妇，丈夫死了不久，她空房难守，闹得风声很坏。公婆劝她改嫁，她又不肯，又加上娘家没有亲人，公婆也不是明理的，只图眼前清静，就把她赶将出来，在外另住，每月给一点生活费。她又托人在恤务会补个名儿，每月领一块多钱，对付着生活。房中常有男人盘踞，据她对人说说是娘家兄弟，但这兄弟却常停眠整宿，因此每惹黄三的老婆讥骂，马寡妇也不在乎。西面的一间，住着在饭馆作跑堂的刘四，失业已然很久，可是他一妻二女，全是饱食暖衣，不露穷相，并且还聘请了一位在落子馆的教师，教给女儿唱戏。外面都说刘四在外面作了白钱，干着舐蜜营生，但没人能够证实。刘四本人又成天嘻嘻哈哈，对街坊十分和气，人缘既好，人们也就不考察他了。另一间却住着姓韩的母女二人，母亲已是五十多岁，女儿名叫巧儿，年方十八，生得很有姿色。母女都给一家军衣庄作外活，颇能温饱。巧儿还有些微积蓄，每月贴给刘四一块半钱，和他的女儿一同学戏，因为天性特别聪明，已经学会好几出了。这是院中大致轮廓，先行表过。

再说这一天早晨，院中忽然特别热闹起来，比平常预备过年还来得紧张。因为刘四有个外甥女儿，当初也在这院中随着刘四夫妇长大，十四岁学会唱大鼓，十五岁进了班子，就红起来，赚了二年钱，就遇着一户好客人，是什么路局的科长，看中了她，花钱娶了去。她竟大有帮夫运，嫁过去不到半年，丈夫被调到陇海路任职，她也跟去，一晃儿二年多，她丈夫已升了处长，十分阔气。最近她丈夫因有公事回到天津，她也随来，住在旅馆里。刘四听见信，跑去瞧看，那外甥女，是非常念旧，不但给了他很多钱，还要回到舅父家中，看看儿时旧侣，就定在这天早晨九点钟来。

院中邻居一听这消息，立刻人心大为浮动。黄三、赵大头和韩家母女，都是院中老住户，和那外甥女儿是熟人，脑中都以为那阔太太顺着手缝能掉金子，希望能从她身上得到好处。韩巧儿从小时和那外甥女儿常在一处玩耍，一起去捡煤核，又亲见她脱下破烂衣服，换上绸缎，戴上珠翠，一向在脑中有极深的印象，这时自然希望看看那旧侣阔成什么样儿。而且就连一向没见过那外甥女儿的新邻居，也似乎觉得院中来了贵人，于自己有无限光彩，盼望能够巴结上这阔太太，沾一点阔气儿。于是满院里的人，从昨夜晚上，听见刘四宣布了喜信，几乎全少睡了半夜的觉。赵大头的老婆，逼着男人上当铺赎出那件假华丝葛的大棉袄。赵大头正值手头没钱，又因还不到穿大棉袄的节令，只答应替她赎夹袄。他老婆因为夹袄是斜纹布的，没有亮光，怕被阔太太看不起，直和赵大头吵了一夜，结果，赵大头在清晨便扛了仅有的两幅棉被，上当铺去了。鼻子王的姘头，在前月因为丢了两根柴禾，和赵大头老婆打了个头破血出，一直仇人似的，没有说过话。但今日却因为想赊两朵白兰花戴上，好在阔太太跟前显

显漂亮，竟虚心下气地和大头老婆说了一阵好听的。哪知赵大头老婆记着前仇，给她来了个没面子，气得那姘头回去，把鼻子王骂了一顿，逼他立刻出车，在九点前最少送回两角钱来。那马寡妇却从夜里就自对着镜子，把个徐娘脸儿，用线绞得光光亮亮，但用力太重，竟把脸皮绞破了一块。又把头儿梳得紧紧绷绷，消消停停的。早早熨帖好了十年前的嫁衣，从天刚亮就穿好了。在房里对着镜子左瞧右照，身上有个土珠儿也得掸掉了，衣上有个浅皱纹也必烙平，而且怕粉落了，每隔十几分钟，便重擦一次，没到八点钟，她面上的粉已有半寸厚了，偶一皱眉，粉忽然成片的掉，她只好重新涂抹，再作端详。最后可觉得毫无遗憾，可以叫太太看得入眼了，哪知无意中忽一低头，瞧见脚上一双青缎鞋，已经沾满泥土，和地皮同色，便不由大为恼丧，痛恨她那冒牌的娘家兄弟，早就叫他买鞋，直耽误到今天，还没买来，这可怎么好？为难半天，想出了主意。就拿了个茶碗，去到黄三房里，讨些烧酒，想借酒的力量，把旧鞋拭出本来面目，变为新鞋。扭扭摆摆的，作着向来穿新衣服逛街时的卖俏姿势，出了房门。

穿过刘四一家人昨夜举行清洁运动的院子，才见院中间的垃圾土山，虽然未曾消灭，却已收拾得有了个样儿，面积缩小，高度增加，成为一座挺秀的山峰。不知在哪里寻来的许多橘皮和香蕉皮，还有只很大的螃蟹壳儿，整整齐齐堆在山峰顶上，以为点缀，好像预备给贵客观览，暗示此院中人也常吃贵重东西。而且院内向来纵横错杂的有六个行灶，此际好似经了军法训练，都排成整齐行列，把灶口向着大门，现着迎迓来宾的模样。至于柴禾，也全捆结成束，倚墙成行而立，同作恭敬之状。马寡妇一心只在鞋子上面，无心观赏这崭新的建设。走到黄三住房门前，便叫：“三嫂子起来了么？”房内黄三嫂才问了声谁，马寡妇便推门而入。只见黄三的两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子，正立在地下，对着桌上一个直径四寸的镜子，擦脂抹粉。因为镜子太小，二人都抢着要照，互相推挤。这个说，我把胭脂都抹到下巴颊上了，你这小该死的还挤我；那个就哭着喊娘，瞧小臭儿把粉都抹去了，我的脸还不白哪。那位黄三嫂好似没听见两个孩子的纷争，她已经打扮好了，身上穿着五闪绮霞缎面的大羊皮袄，袖子既肥且短，小臂上露着粉红色卫生衣的窄袖。在这时候穿皮袄，似乎还早着两月节气，但黄三嫂只这一件压箱底的逛衣，今日宁可热得头昏眼晕，也要出出风头。马寡妇对于黄三嫂的大皮袄，好似知道神仙不是凡人做，虽然羡慕，却向来不作妄想的。但对那件粉红色卫生衣，可垂涎了整个年头，和她那位娘家兄弟直打了六七场架，结果也没有到手。她这时一见黄三嫂宝衣上身，不由又勾起了对娘家兄弟的旧愤，暗骂那小子太没良心，下次来时，若不给我买件这样的卫生衣，再叫他上我的床才怪，想着就强忍着气，叫了声三嫂。

黄三嫂似乎听出她的声音，并不抬头，仍低头干着活儿。马寡妇搭讪着坐在炕旁

小几上，忽瞧见黄三嫂腕上黄澄澄的放光，不由大吃一惊，暗想，黄三嫂怎样又发大财，竟带上金镯子了？再仔细一看，才看明白那黄三嫂左腕上果然带着黄色大镯子，而且灼灼有光，但右腕上的一只，却拿在手里，只黄了半圈，另半圈还露着原来的银质，黄三嫂正用金黄色的薄片向上面包裹呢。马寡妇才在端详，黄三嫂似乎不愿被人看破秘密，但既掩饰不得，只可抬头看了看马寡妇，心不在焉地说道：“你倒打扮好了，真漂亮，这一来你娘家兄弟更离不开你了。”马寡妇听她又揭根子，心虽不悦，但因有求于她，只可仍陪笑说道：“您也早班啊，这会儿都收拾利落了，这是干什么呢？”黄三嫂翻了翻眼儿道：“咳，今儿不是刘家的阔外甥女儿要来？我从小儿瞧着她长大，准得要跟我说会子话儿。我昨儿晚上才想起手上这付白银镯子怪素的，打算叫银楼镀镀金，已来不及，恰巧前几个小臭儿在外面街上看过嫁妆的，拾了几片金叶子来，先对付着包上，远看黄澄澄的，瞧不出假来，省得叫阔人儿看薄了咱们。”马寡妇忙乘机说道：“可不是，我也为这个正着急。鞋子旧了，来不及买新的……”黄三嫂很快地接口道：“怎么来不及？西边街口上，不就有家鞋铺？”马寡妇道：“我倒不想买。”黄三嫂才听了这句，只怕她是向自己借鞋，忙迎着道：“我也只脚上这一双，没富裕的。”马寡妇知道她是误会了自己的来意，忙翘起一只脚儿道：“这鞋还对付能穿，只是太秽了。你有干酒，给我点儿擦擦。”黄三嫂听出问题并不严重，才把紧绷着的脸儿，舒展了些，摇头说道：“我又不喝酒，可哪儿来的白干儿呀？你花两铜子上小铺儿打点儿，不就得了。”马寡妇这时囊中固然未必没有几个铜子儿，但一时舍不得动用，二则既已向黄三嫂舍了脸，到底还要自己破费，未免窝心。于是打定主意，无论如何，总要达到目的，即使讨得一滴半滴，也算不虚此行。便陪笑道：“前儿三爷不是整瓶的带回来？凭您这屋里，什么东西也没个缺少，三嫂给寻点儿吧，我又用不多。”

黄三嫂这时把镯子已经包好，带在腕上，见马寡妇目光已射在桌上的酒瓶，不好再说没有，而且自己秘密已被发现，怕把她得罪了，万一当着阔太太面前，使什么促狭出自己的丑来。心里已打算给她些许，但想到烧酒是值钱东西，白白送人，有些心疼，眉头一皱，得了计较，就把孩子拉过一个，指着脸儿骂道：“瞧你这德行，白糟我的胭脂粉，擦成你妈的豆腐脸儿，不怕叫人笑话？别混抹了，等我来。”说着，又向马寡妇道：“酒是什么好东西，只要有，给你点儿又算什么？现在我正占着手儿，你先把碗放下，等会儿我叫臭儿给你送去。”马寡妇一听，有了指望，忙把碗放在桌上，谢了一声，就走出来。

到了院中，只见韩巧儿已收拾得光头净脸，穿着紫色假哗叽的小夹袄，周身沿着青边，下身是青色假礼服呢的裤子，长到盖着脚面，正蹲在她的住房门外，把一根大辫子甩在肩头，在修理她门旁的小花池子。池内种着一株小桃树，和两根玉蜀黍。那

玉蜀黍比桃树还高大许多。还有几根牵牛花，此际在秋风中，业已憔悴不堪。韩巧儿正剪除残茎败叶，马寡妇望着她道：“大姑，你倒好大闲心啊。”韩巧儿抬头，微启瓠犀笑道：“瞧着怪伤心的，挺好的花儿，一刮秋风，就成了这样儿。”马寡妇又道：“这庄稼长得怪俊的，没结玉米么？”巧儿道：“结了两个，都快熟了，不知道叫谁给偷了去。”马寡妇不由脸上一红。她正是偷玉米的贼犯，自觉亏心，但仍搭讪着道：“这院里就是这样不好，总丢东西。”巧儿摇头笑道：“我倒不在乎那两个玉米，只爱这小桃树儿，长得真旺。刘四大爷说，再有几年，就可以结桃儿了。”马寡妇笑道：“哟，我的姑娘，你还想吃桃儿？别说傻话了。再过几年，你不定被谁家娶了去，还总在这院里等吃桃儿呀？”巧儿红着脸，呸了一声道：“净不说好话，难为你还是……”说到这里，忽然停住，把底下犯忌的两个字咽下去。

马寡妇已经听出来，方要开口，忽然黄三嫂的小臭儿，端着个碗进来，叫道：“马大婶儿，给你酒。”马寡妇接过一看，见碗内几乎满了净白的流质，虽没半斤，亦有六两，心想，黄三娘儿们今天怎这样大方？给了许多。还怀疑黄三娘儿们拿冷水来骗自己，放在鼻前闻了闻，居然大有酒气，于是高声向小臭儿喊声，谢谢你妈，便兴冲冲回到房中，脱下鞋，用棉花蘸酒就擦。哪知擦了半天，两只鞋都湿透了，既不去垢，更不见亮，方才纳闷起来。她又怎知黄三嫂别出心裁，寻出了空酒瓶，把白水倒入些许，加以摇荡，把瓶内残余酒气融入水里，再倒出给她送来。马寡妇上了大当，明知掺假不少，但因是白讨来的，还不能声张，只得把水铃铛似的鞋仍自穿上。这一来，冰镇脚的滋味，可真够她受了。

她在房里暗暗咒骂不提，再说韩巧儿把花池收拾好了，本想将残枝败叶，放到垃圾堆上，但因这东西太轻，一阵风来，便要吹撒满地，而且昨夜刘四在修理那垃圾堆以后，曾向众人下过通告，不许再向上面弃置秽物，因为一则怕破坏了新建设的风景区，二则怕掩盖了那橘皮、蟹壳等点缀。韩巧儿这时只可拿个簸箕，将枝叶撮着，倒出门外。就见路北向阳处摆的小糖摊儿，已摆设整齐。这摊儿一共也没有五吊钱的本钱，一点残糖烂果，泥制玩具，只赚左近穷家小孩儿的钱。通常当是一文半文的生意，若是三五枚铜元的交易，那就是绝大主顾，终日也未必遇见一次。但此际摊上，竟红红绿绿的添了许多新货。摊主耿小秃，素日像乞丐一样，今天也忽而穿上了一件过年时的半新蓝布大褂罩，并且把向来不洗的脸，也居然洗了，秃头上还罩了顶瓜皮帽。

巧儿觉得出奇，就向他望了两眼。耿小秃看见她，就叫道：“韩大姑，真早班，今儿你们院里可热闹啊。”韩巧儿心想，消息传得真快真远，连外面都知道了，就道：“老耿，你今儿怎也这么人马刀枪的，有什么事？莫非又是你老伴儿的生日？”耿小秃摇头道：“不是，不是，今儿你们院里刘四爷家，要来阔亲戚，我怎能不收拾得干净

些儿？提防着人家要买咱的糖儿豆儿，瞧咱东西干净，就许多照顾些儿。”韩巧儿听了，才知道他另有心思，不由暗自好笑，方要转回门内，忽见一个挑水的老毛，把头剃得光葫芦一样，担着水桶走来。走到糖摊旁边，叫道：“小秃儿，赊块糖吃。”耿小秃不在意地说道：“拿吧。”老毛捡了块大芝麻糖放入口里道：“秃子，你等着，晌午我请你吃饭。”耿小秃道：“你只盼把自己喂饱了吧，还请我呢。”老毛道：“你别隔着门缝儿看人，今儿咱有落子。刘四爷约好我了，等他那财主外甥女来，我就跟着伺候。端端饭菜，外带倒茶买东西。刘四爷许着吃剩下的折罗，都归我，完了再讨点酒底儿，还不够咱们大吃一气的么？”耿小秃道：“你倒巴结上个好差使。可别像我那回，黄三奶奶的生日，也是叫我去落忙。我歇了摊儿，从早晨忙到过晌午，哪知预备的东西都吃净了。来的亲戚，好些都闹着没吃饱，临到我更连根面包条儿也没见着。饿着肚子，直到两三点，黄三爷才给了我二十铜子儿，说先买几个烧饼垫垫，等晚上多吃炖肉吧。我也只有等着。谁想晚上更糟，客人吃完了，只剩下几个鸡子儿和半碗肉汤儿烩白菜，还被一个亲戚穷老婆子，说她家还有两个孩子没带了来，家里又没人做饭，一定叫把剩菜给送了去，差使还派到我的头上。瞧我这气够多大吧！半道儿我就下了会，不伺候了。第二天黄三奶奶还说闲话，骂我不识抬举。我饿了一天，只落了二十子儿，还不如出摊子倒能落个吊儿八百的。这冤往哪儿诉去？所以我发过誓，再不伺候他们这大宅门了，只盼你今儿别像我那回就好。”老毛道：“没有的话，听说刘四爷是在街口上吉庆馆定的二块八一桌的满汉八八全席，听说也不是多少大碗，多少小碗，东西海了去咧！来吃的只有一位，还是女的，你想能吃多少？这一剩下，我还不得用水筒往家里抬呀？”耿小秃一听这二块八的大价目，立刻也引起高兴，代出主意道：“我的傻哥哥，你宁可费点儿事，可别都搀和在一块儿，那样吃不出滋味来，糟践好东西，多冤枉哪。上回五月节那天，我花过五十子儿，在吉庆馆买了半碗折罗，敢情里面真有整根的鸡脖子，你猜怎样？蛮不是味儿。不是咱跟你说大话，当初我真吃过鸡，还是一顿吃了整只，要不然，怎会吃出鸡脖子没鸡味儿呢？后来听人说，不论多好的东西，只一搀和，就都走了本味。你千万捡好东西单放着，晚上到我家里吃去，打酒是我的事。”老毛摇头笑道：“你好鬼精灵，想连老婆孩子都吃我呀？”耿小秃道：“你怎这么小气哇，不愿意拉倒，现在还我糖钱，一天一块，足吃够二十天了。”老毛闭了一只眼，作出藐视他的样儿，道：“相好的又臭了？非得，晚上往你家吃去。只要吃到高兴时候，你带着孩子们出去躲个空儿，我今儿这点体己都给你的老伴吃也不冤。”耿小秃听了，要赶过来打他，老毛担起水桶飞跑。到了巧儿立的门前，才觉得方才说的话太村，被人家姑娘听见不好意思，只可搭讪着唱起山歌，低头走了过去。因为他心中想着巧儿是大姑娘，口中不由得竟唱起“姑娘明年才十七，嫁个女婿二十一，练礅子，举石锁，外加好大的个。哎哟哟，瞧着就替她受不

的……”老毛只顾遮羞，随口一唱，竟忘了这歌儿比方才的村话还加十倍难听，就在受不的的余音渺渺中，转过巷尾去了。

巧儿听得已红了脸，呸了一声，骂道：“缺德的，顺嘴胡数，好歹掉到河里喂王八吧。”但她却因老毛的村歌，而引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春意，脑中隐隐映出一幕影像。那是在晚间黄昏的光景，自己上军衣庄去送衣服领工钱，归途走至巷北口外的大坑旁边，猛见一株老柳树下，似有个人影一晃，心中方在害怕，忽见那人影已迎过来，自己看清了是那串书馆卖文具的唐棣华，不由内心又喜又怕。小唐走到近前，低声叫着妹妹，就拉着自己到大坑东面，人家后墙下的僻静地方。他告诉，昨儿在南乡一处小学校里，卖出去大批笔墨纸砚，一水就赚了两三块钱。又说他近来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而且攒下有百十块钱，已经能够养活家小了，要求自己话应前言，答应嫁他，他就托媒人出头提亲。自己心里本来早爱着他，说过许嫁的话，但在前几月时，自己因看着刘四爷女儿学戏，有些眼热，也跟着学起来。小唐听见很不愿意，对自己劝了好些话，倒真像个男人教训老婆似的。只问我，既打算嫁他，为什么又要学戏？自己听着有气，就说出绝情的话。一直恼了这些日，并没理他。这时，他像忘了那回事似的，来说好话。自己虽觉心软了，但还记着前碴儿，给了他老大个钉子。可是他那小嘴儿太会哄人，三言两语，又把自己哄笑了。那时候，他竟趁着坡儿，跟我胡缠，我一阵昏昏沉沉地，若不是被走路人惊散……巧儿想到这里，不禁面红耳热，四肢都瘫软了，上身若不靠着门框，真将跌倒。一阵青春火焰，燃烧过去，心中渐清。又想，小唐人品模样，倒很配得上自己，而且他一天也有赚几毛钱的能力，嫁给他也算福气。这一带的年青小伙儿，还没一个比得上他。去年开车厂子的王大生，要把女儿给他，还吃了他的没趣呢。巧儿想着，颇有自得之意，颊上的小酒涡儿，不自知的就显现出来。

就在这当儿，忽见刘四领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手提一只很大蒲包，由外面回来。巧儿叫了声：“四大爷，你这么早，上哪儿去了？”刘四擎着蒲包儿道：“今儿真麻烦，什么都得想到。我那雅琴外甥女儿，向来爱吃零嘴，糖儿豆儿的，果儿枣儿的，一天离不开，所以我赶早儿上晓市，买了些来。要不价，在门口儿零买，那不贵死人哪？”巧儿一听，暗替耿小秃叹道：“这一摊子新货，算白上了。”想着，又见刘四的孩子，头上已戴着崭新的一项廉价黑狗皮帽子。时方秋半，在外面光头走路的人还多，何致于就戴上了皮帽子？莫非要和黄三奶奶的小皮袄比美？就忍不住指着孩子问道：“大有儿怎都戴上皮帽子了？”刘四道：“咳，别提了，本来用不着帽子，他娘因为今儿这日子，定要添俊儿，强拗着要给大有买帽子。我想了想，若买了薄的，现在戴着合适，过些日子一冷就没用了，所以买了顶皮的，拼着今儿受一天热，可是能过冬呀。”说着，又叹道：“这年头儿，没东西不贵。狗皮缝成形儿，楞卖半块多

钱。好家伙！”巧儿道：“可不是，可惜今日忙着要戴，要不然，明儿我上军衣庄讨点碎皮子，替大有儿缝一顶，也不费事。”巧儿这原是事后送人情的话，哪知刘四一听，竟得了主意，拍手道：“真个的，大姑既然能做，我又何必买？好，就劳驾你给作一顶，买的这顶，今儿戴上半天，晚上雅琴一走，我就上帽铺退钱去。”韩巧儿听他居然满不客气，心想，你也太会找便宜了，我母女凭着四只手，养活两张口，工夫就是钱财，哪能白给人效力？再说，你也把东西买妥了，何苦又费许多周折，省这几角钱？就道：“这帽子要退钱，人家铺子肯么？”刘四道：“管他肯不肯，我叫大有儿他妈去，跟铺里胡吵硬赖，没个不成。这样的事，他妈办得了，拿手着呢。”巧儿一听，知道自己这义务算尽定了，只可暗悔不该多嘴。刘四又低声说道：“大姑，今儿你们不用做饭了，你到我屋里陪雅琴吃，再给你妈端过点儿去。”巧儿明知他这邀请，就等于一顶皮帽的预约，但本心却希望藉此亲近雅琴，也就欣然答应了。

刘四进去不久，忽然从房中抱头鼠窜而出。刘四奶奶大骂着追出来，到了门口，刘四已跑出巷外。巧儿就问大娘为什么，刘四奶奶张着手道：“你看，我这手上长着湿疥，总也不好。昨儿这老挨刀的还说，雅琴要来，你在前面端茶递水的，她看了这两只手，不要恶心？我说有什么法儿呢？他出主意买手套儿带上。方才他带大有儿出去，顺便给买了一付手套儿。你瞧这老挨刀的多混蛋，竟买了黑色儿的。我嫌猪爪儿似的太不鲜亮，要他给换付粉红的去，老挨刀的竟说我这模样儿，不配带漂亮颜色。你听，这不气死人？我这模样儿对不住谁？大姑，你是不知道，我在娘家作闺女的时候，街坊邻居都给我起外号儿，叫玉天仙，又叫一汪水儿。每逢站门口买针线，年青的小伙子，能把我给围上。老街坊张木匠的儿子，就为想我得痨病死的。当初我的爹娘，要活动活动心思，我准比如今的雅琴还阔。只为没有那号运气，才嫁给这老挨刀的，进门就受穷，成天价缝连浆洗，烟熏火燎，又加上淘渌了这些孩子，生生的把我给糟践了。老挨刀的自己不亏心，倒说我模样不济。等他回来，看我不折腾出他的牛黄狗宝来才怪。”巧儿听着，眼瞧着她那肥蠢如猪的身躯，和一双烂红果似的眼儿，想到玉天仙、一汪水等美名，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幸而这时巧儿的母亲由房中声唤，巧儿才得了解救，低着头儿跑入房中，已忍着的笑，噗哧的笑将出来。她母亲已是过五十多岁的人，此际也换了干净衣服，正坐在炕上收拾着一只打开的旧木箱，见巧儿没来由的痴笑，便问笑什么。巧儿举手向外指了指，又摇了摇头便问道：“您叫我干什么？”

她母亲从箱中取出一只淡绿色的小戒指，道：“这是我才翻出来的，你带上吧。”巧儿大喜，拿过那戒指细看，见通身多是白色，只上面有黄豆大一块绿色，还是斑驳不纯。这本来是很低劣的翡翠，但在巧儿眼中，已如见奇珍异宝，就笑问道：“娘，您还真有这样体己，我怎没见过？是哪儿来的？”她母亲叹气道：“这东西在箱子里

放了十一年了，你还记得你哥哥么？”巧儿听了，才想起自己有个胞兄，比自己大十五岁，听母亲说，他在父亲病死，家庭败落之时，以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便出去投军当兵，中间曾回来过一次。那时，自己还不甚记事，到如今又十多年没有音信，母亲为避免伤心，很少提到这失踪的儿子，不知今日何以由这戒指又想起来。正要询问，她母亲已凄然说道：“你哥哥从十六年前跑出去，到十一年前忽然回来。那时你才七岁，见了哥哥，还认生呢。你哥哥对我说，他已经升了排长，新从湖南跟着队伍回来，不久还要开到河南。只在家住了两天，给留下二十块钱，和一付镯子，还有两个戒指，一个是金的，一个就是这翡翠的。他嘱咐把几件东西都给你留着，等长大了作嫁妆。我问他这东西从哪儿来的，他说随着队伍在湖南打仗，他们一连人，走过岳州北面一个村子，村里人都逃空了，就进到一个财主家驻扎，他半夜里睡觉，一打把式，踢在墙上，听出墙是空的。叫起同住的人，立刻把墙扒开，从里面搜出好些珠宝。可惜一大半都献给上面的大官，他只分得十几件，在路上顺手换钱，都花用了，到家只剩下这几件。”巧儿听了，忍不住问道：“还有那镯子呢？”

她母亲叹道：“镯子和那金戒指，早卖了。你记得在十三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差点没死，就是那两件东西，把你的命买回来的。现在你是能帮我了，可是以前这七八年，我只凭两只手，你哥哥从那一次也没有音信，刀尖儿上过日子，怎保得住值钱东西呀！”

巧儿初听母亲说到金饰，脑中突然生了新的希望，好像落入富丽的梦境中。继闻，久已失去，眼前幻现的金光，也随而消灭，但手上仅存的珍物，还稍能保留她欣悦的心情，不致过于恼丧。就仔细端详着道：“这个值多少钱呢？”

她母亲在昔日原也曾把这戒指出售过，但那时翡翠佳品尚无行市，何况这样劣物？因为古玩肆出价，还不够二升米的钱，所以才保留住了。但此际不愿实说，使女儿扫兴。就道：“我也不知道，只听你哥哥说，好像比金子还贵呢。”巧儿大喜，倚在母亲身上，笑道：“这么说，雅琴也未必有这样东西？少时叫她看见，也叫她明白我们娘儿们不是穷根儿，真存着好宝贝呢。可是今儿只带一天，明儿就得收起来，这院子人都是穷眼贼心，留神给偷了去。”

正说到这里，忽听门外有人高声问道：“韩奶奶在屋里么？”巧儿听出声音是黄三，就望着母亲，脸上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儿，似乎对黄三极不欢迎，要想从母亲面上得到什么暗示，好把来人挡走，哪知外面的黄三竟跟着走将进来。他这个人好像是由脂肪和酱油两种物质造成，皮肤都发着紫黑色的油光，天然带着作厨师的标志，而且一张麻脸上，每个麻窝，都似天然的贮油池。若把这几千个油池中的纯油，刮将下来，足可以炒一桌四碟八碗的菜，和他夫人黄三奶奶面上，剥下来可以烙张大饼的白粉，是同为人们所称道的。这时，他一进门，就叫道：“大嫂，吃完早饭了？你们真